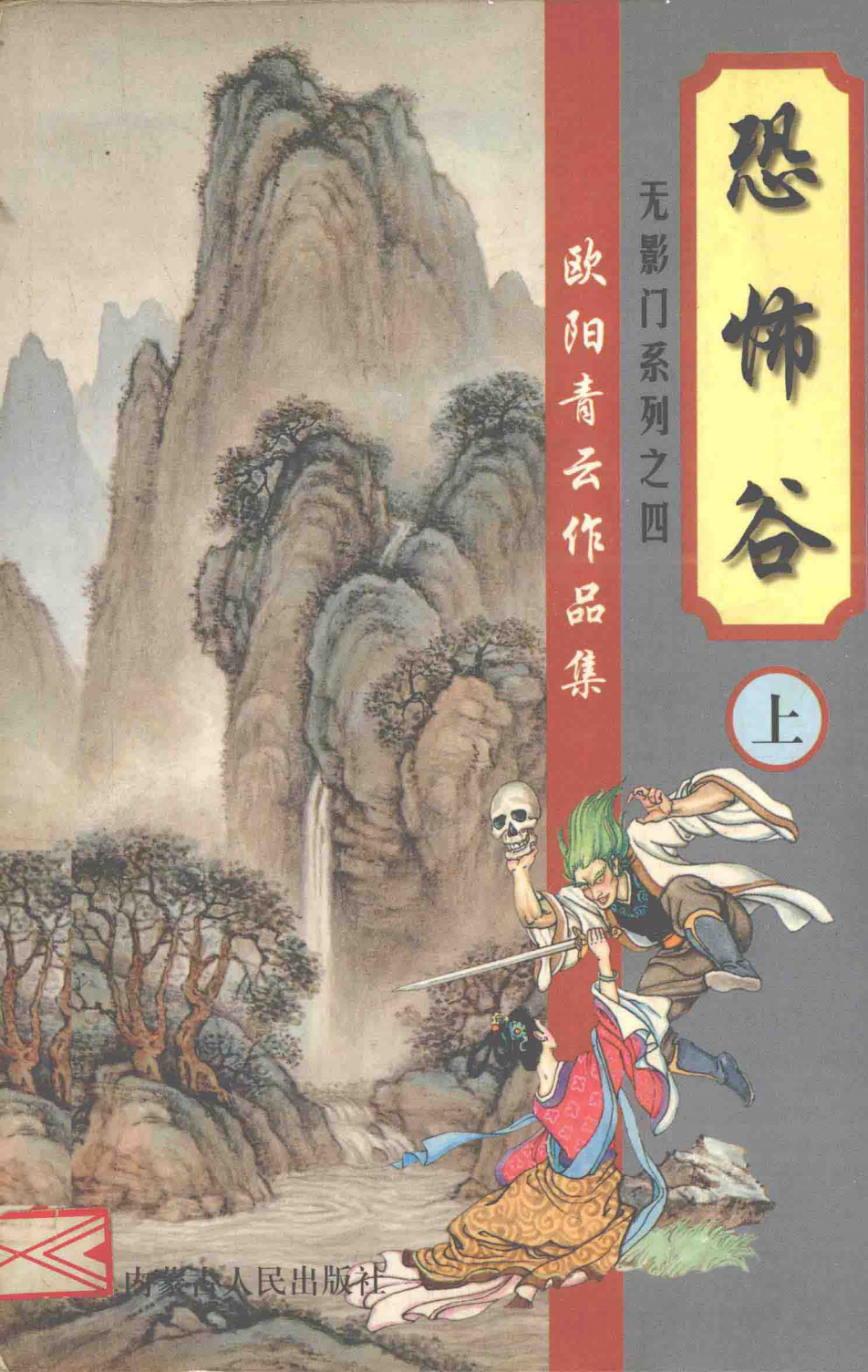


恐怖谷

无影门系列之四

欧阳青云作品集

上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刘志刚

封面设计：田 斌

恐怖谷
欧阳青云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 × 1168 1/32 印张：22.75 字数：673 千字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 - 10000 册

ISBN 7 - 240 - 04349 - 9/I·781 定价：33.00 元 (上、下)

目 录

楔 子	(5)
第一章 白马王子	(8)
第二章 凤尾毒针	(53)
第三章 血战生死崖	(99)
第四章 夺 书	(146)
第五章 断魂沟中断魂人	(192)
第六章 母亲在何言	(239)
第七章 咆哮山庄	(285)
第八章 单刀赴会	(331)

内 容 简 介

金蝉、银书、无情剑是武林三宝，历来被各派武林高手视为必夺之物。

这三件宝物曾在武林第一家周家珍藏三十余年。传至第二代亚圣周震宇手上时突遭大难。周家全家被杀，三件宝物被各派夺去，散落江湖。

周家之后周玉明身世奇异，因而免遭劫难，在恨世婆婆的养育下长大成人，并练就一身好武艺，在江湖上称“白马公子”。周玉明为报周家之仇，弄清自己的身世，夺回宝物闯入江湖。恨世婆婆在周玉明走后也下江湖寻宝复仇。江湖上顿起恶战。

周玉明结识了铁心神丐包键和唐美玲、苏婷婷、沧桑妇人等江湖豪杰，在他们的帮助下追踪寻源，顺藤摸瓜，几经周折使冤仇逐渐明朗。将当初逞凶周家，杀人夺宝的元凶五绝教主吕世明、红河堡主孟浩然、血手阴魔康明、沧海一剑林海一一击败，报了周家大仇。

与此同时周玉明也了解自己的身世。抚养他成

人的恨世婆婆就是他的亲祖母言慧君。一直帮助他的沧桑妇人是他日夜寻找的生身之母。但难以接受的还是她竟是杀父仇人孟浩然之女。屡次激战中身份不明的血魔轿主竟是未被杀死的父亲周震宇。在屡次挫折中周玉明和苏婷婷结成秦晋之好。

报了仇的周玉明面对娇妻又是怎样的心情呢？

.....

目 录

楔 子	(5)
第一章 白马王子	(8)
第二章 凤尾毒针	(53)
第三章 血战生死崖	(99)
第四章 夺 书	(146)
第五章 断魂沟中断魂人	(192)
第六章 母亲在何言	(239)
第七章 咆哮山庄	(285)
第八章 单刀赴会	(331)

楔 子

数百年来，“金蝉、银书、无情剑！”就一直被人公认为是武林三宝。

金蝉——色泽金黄其状如蝉，不但可以疗伤解毒，而且还可以增进功力。

银书——是数十块银质厚片，记载在上面的武学，都是盖世无双的绝技。

无情剑——则是一柄削金碎玉，无坚不摧，十分霸道歹毒的短剑。

奇书宝刃，武林人莫不拚死力争，因此，这三样东西，无形中成了武林兴亡的主宰，江湖上的争斗杀伐，几乎和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，三宝出尘一次，必会掀起一场空前未有的大血

劫。

最近一次的出尘，是在五十年前，先是金蝉银书出现江湖，不久，一代凶婆“无情仙子巫菊英”仗着一柄“无情剑”，肆虐江湖，给武林史上开创一个最悲惨最黑暗的时代。

恶战持续了数年，最后，终于合中原数派高手之力，将巫菊英的“无情剑”夺下，迫她远走边陲，同时，金蝉银书也落在各名门正派之手，可是，武林各派却为了三宝的归属问题，发生强烈的冲突，因此而丧命的英雄好汉多达千人。

之后，还是少林，武当，昆仑等名门大派的前代掌门人明大义，识大体，决定召开一次英雄大会，将武林三宝赠给得胜的人，并且封为武林第一家，从此领袖群伦，为武林正义主持公理。

比赛的结果，武圣周宏涛技冠群英，夺得第一，由与会各派的掌门人，在一块黄绢上亲笔签名，是曰：“武林第一人状”，即席当众颁赠武林三宝，封为武林第一家。

自此以后，武圣周宏涛便成了武林领袖，的确做了不少除暴安良的大事，使天下武林过了三十多年的太平日子。

后来，武圣仙逝，乃子周震宇续承父志，其功力成就，品德威望，几乎比他父亲犹有过之，因而赢得亚圣的美称，传为武林佳话。

可是，好景不长，大约在十七年前，周震宇的妻子韩凤仙首先因故自杀。

接着，天火烧庄，毁去大半家产。

最后，群魔犯境，午夜惊魂，显赫一时的武林第一家便在一夜之内被人屠杀一空。

事后经查，武林第一家的男女老幼全遭杀戮，无一幸免。

而金蝉，银书，无情剑也同时失踪周家，流入江湖。

于是，整座武林又为三宝而疯狂，沸腾！

于是，江湖道上又充满了血劫与杀机！

于是，一连串血淋淋的故事又从此揭开序幕！

第一章 白马王子

时值阳春三月，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，湘省雪峰山已全部沐浴在嫣红紫绿中。

群山深处，桃林丛中，有一大片巍峨建筑，正是“雪山派”的中枢要地——桃花坞。

只见桃花坞内到处结彩张灯，到处人潮如涌，原来今天是雪山派开派百年的大庆。

客人到的不少，都是三山五岳的成名人物。

贺礼如雪片飞来，包罗万有，堆积如山。

直看得雪山派的掌门人铁剑银鞭宋一泉笑口常开，乐不可支，在人群中往来穿梭，周旋于众宾客中，应付十分得体。

忽见一个弟子跑了过来，道：“师父，庆典的时间已到，客

人也到的差不多了，是即刻开会庆祝？还是要等叔祖他老人家？”

铁剑银鞭宋一泉想了想，道：“不必等了，马上开始，他老人家曾有话在先，来不来还不定”。

当即跨步登上扎在广场中的彩台上，将雪山派的渊源建树，自吹自擂的说了一番，最后郑重其事的说道：“诸位同道，现在兄弟要放一百只信鸽，一则分赴各派致谢，二则为敝派百年寿！”

左手一扬，立有门下弟子打开鸽笼，放出一百只脚上绑有红色彩带的灰鸽。

灰鸽凌空，蔽日遮天，蔚为壮观，赢得不少喝采。

铁剑银鞭宋一泉更加得意欢欣，哈哈大笑道：“诸位，宋某在古月轩敬备菲酌，为大家接风，务请赏脸……”。

蓦在此刻——

空际吱吱乱叫，灰鸽成群坠下，只见有无数状如金鱼的五彩暗器在鸽群中一阵飞舞，所有的信鸽便全部摔下来。

以暗器打飞鸟，并不足为奇，奇的是能在瞬息之间连毙百只。

更奇的是，全系打断鸽头而亡，无一例外。

不禁全场一阵骚动，为之瞠目结舌。

直气得铁剑银鞭跳起三尺来高，喝道：“这是谁干的！竟敢在本派百年大庆上如此张狂……。”

余音未落，远处忽然有人接道：“是我！”

随着话声，正西方的围墙外突然飞进一匹白马来。

马上坐着一个十七八岁的俊美少年，白色劲装，白色披风，连头上的儒巾，胁下的剑鞘都是白色的，十分壮丽洒脱。

场中群豪登时一窒，白马已如天马似的从大家的头顶一闪而过，停在彩台下。

雪山派掌门宋一泉冲至台口，戟指怒喝道：“小子，你说本派的信鸽是被你打死的？”

白衣少年从容不迫的说道：“不错”！

“你用的是什么暗器？”

“五彩飞鱼箭……？宋一泉自语至此，再望望少年的衣着坐骑，忽然大惊失色的道：“如此，你就是最近崛起江湖，连杀“九疑三雄”，“衡山双杰”等数十人的白马公子？”

“完全正确！”

此话一出，场中更加混乱，原来这白马公子出道虽浅，却已红透了半边天，有不少胆小怕事的人已溜之大吉。

铁剑银鞭宋一泉眉头一皱，道：“白马公子，九疑三雄等人，都是胸怀磊落的成名高手，你为何要赶尽杀绝？”

“为了索仇？”

“难道敝派也和阁下有仇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乞道其详！”

“我问你，十七年前，武林第一家的血案有没有你的份！”

宋一泉一闻此言，脸色一连数变，惊得他退了三步，惶声

道：“娃儿，你是谁？”

“白马公子！”

“老夫问你的姓名！”

“没有告诉你的必要。”

“那么，你的师承？”

“在下来自恐怖谷！”

“恐怖谷！这一个门派老夫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？”

“你知不知道，这对你逞凶周家的事毫无关系！”

“小子，恐怖谷主是谁是？”

“恨世婆婆！”

“恨世婆婆又是谁？”

“宋掌门，你问得太多了！”

“老夫要明白你和武林第一家的关系？”

“姓宋的，在下素来不喜多言，一句话，你可承认是肆虐周家的凶手之一？”

“确有其事！”

“那你就死而无怨！”

“小子，你打算怎样？”

“我要杀了你！”

“好狂的雏儿，看剑！”

“哼，你没机会！”

铁剑银鞭宋一泉的佩剑刚刚拔出一半，蓦见白影一闪，剑芒剥空，哗！的喷出一股血柱，已被白马公子一剑穿心而亡。

离马，拔剑，杀人，几乎全在那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完成，快得令人心惊肉跳，快得令人肉眼难见。

一招，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，尤其对手是鼎鼎大名的雪山派掌门，白马公子的功力简直高得邪门。

一时，场中秩序大乱，喊杀之声四起，有不少雪山派的弟子已扑上彩台去，准备和白马公子决一死战。

意外的是，白马公子竟视若无睹，挥剑在宋一泉的身上拭去鲜血，还剑入鞘，纵落马上，心平气和的说道：各位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在下要杀的是宋一泉，与你们无关，望能知所检束，别轻启战端，告辞了！”

了字出口，马鸣擎天，直如离弦怒矢般地从群豪头顶射出去。

“截住他！”

“杀了他！”

“别让他活着离开雪山派！”

雪山派人吼声震天，拚命追截，可是，白马太快，如风似电，群雄的眼皮子仅仅眨了两三下，白马公子早已走得无影无踪。

一口气奔出十余里地，天色已经大黑，白马公子放缓马步，踏月夜行，欣赏道旁的繁茂桃林。

可是，他的心中却充满仇恨与悲痛，看着看着，眼前的桃花，似是变成一片片的鲜血，一幕血淋淋的往事骤涌心头……。

“唉，十七年了，爸妈，请恕孩儿技薄力微，未能尽早诛尽仇家，先将宋一泉的鬼魂收下，明儿但有一口气在，就不会轻轻的放过他们！”

自语至此，双目陡的一亮，射出一道慑人的凶芒。

蓦然——

远处有一个苍劲的声音朗声吟道：“盲人骑瞎马，聋子听唱戏，独腿渡危桥，哑巴打官司，此乃四大不幸也！”

余音绕耳未尽，蓦闻蹄声“的的”，桃林中射出一马。

明儿不看还好，一看之下，差点笑出声来，原来来人是一个葛衣老者，双目被一块厚黑布蒙着，坐马的眼睛也同样被布蒙起，也不知是真瞎，还是装佯。

白马公子微微一哂，正欲从他身旁策马而过，那知葛衣老者却快捷一横马，将去路挡住，道：“这位壮士可是白马公子？”

明儿一愣，道：“是呀，你不瞎？”

“老夫眼瞎心不瞎！”

“你怎知在下是白马公子？”

“老夫追寻你已达三个月之久！”

“你找我！什么事？”

“老夫想明白你的身世来历。”

“这……在下不准备告诉任何人！”

“白马公子，老夫郑重的警告你，不准你再打着武林第一家的招牌，到处张狂胡为！”

“阁下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老实说，你根本就不是武林第一家的人！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周家早已灭门灭族，无一幸免，此乃尽人皆知之事！”

“这倒不尽然，可能会有死里逃生的人！”

“难道是你？”

“也许！”

“小子，你简直是一派胡言，别以为你们做得天衣无缝，就可一手遮盖天下人的耳目，红河堡的阴谋老夫清楚得很！”

“红河堡？哈哈，阁下真会开玩笑，红河堡是在下的生死仇家之一，这是从何说起呢？”

“哼，你别自作轻松，坦白说，你压根儿就是红河堡孟家的人！”

此话一出，直惊得白马公子跳了起来，道：“你说什么？我是红河堡的人！”

“错不了，老夫对你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！”

“你知道什么？”

“我问你，亚圣周震宇的妻子韩凤仙可是自杀身死？”

“据说是的。”

“你可知她自杀的原因？”

“阁下不妨说说看。”

“私通外人，暗结珠胎，后来生下一个小杂种来，羞愤自杀！”

白马公子闻言如遭雷殛，头中嗡的一声，差点晕过去。